

藍花楹作品集

擺渡人

藍花楹文學獎散文組第二名作品



作者醫學七薛元智同學（圖／作者提供）

在每天抄寫著餵食紀錄表、計算要給嬰兒多少點滴與奶量的二月，正巧遇到了幾波冬季毫不留情的寒流。醫院長長的迴廊之中，可以見到相熟同事的短袍底下，大多加上了一層高領毛衣，或者圍上兼具披肩功能的素色圍巾。偶爾用雙手捂上嘴，稍稍呵個幾口氣取暖，眼鏡便也籠上了一層白霧。但總歸還是維持著快速的步伐，警惕著不要撞到滑手機的陪病家屬，在病房與大樓間繼續遷徙。

這裡大概永遠稱不上是個溫暖的地方。冬季自動降溫的中央空調消磨著寄居者的溫覺受氣。就算偷偷往白袍內袋塞了個暖暖包，由牆壁散發的寒意始終讓人的雙手如器械般的冰冷，需得在檢查前特別向病患道歉一番，而待得忙碌的日間工作結束，如果幸運沒有遇到壓在交班前入院的新病人，大抵還能追著雲層透出的光亮，套個外套早些離開醫院，尋找點溫暖的食物。但如果遇上代號被寫上值班班表的日子，那就得留在單位，在內心徹底失溫之前繼續折騰了。

曾經有人說，被稱為達摩時刻的黃昏，能讓人遇見相思而不得見的對象。想來值班夜晚的醫院或許也有著類似的魔力，令不可思議的事件發生。當然，所有的畫面與對話，可能都只是低體溫症與瞻望導致的幻覺作祟。只是它們實在是蒼白歲月裡過於溫暖的花火，為至今狹隘的視野留下了難以抹除的痕跡。

我仍清楚記得，空中花園那頭，妳在夕陽下談論起最近遇見的人物時，臉上洋溢的幸福神色。我也記得小小房間裡，妳趴在藍色旋轉椅背上的慵懶模樣——輕輕發出的嘆息，溫柔卻看穿所有偽裝的眼神，偶爾互相耗損的時光，深夜一起走過的小小道路，還有那些平凡的對話。大抵便是生存所需的一切食糧了吧。

「如果哪天，追求夢想就得和在意的人分開，妳會選擇前進還是留下呢？」
「當然是繼續前進阿！」妳毫不猶豫地回應，彷彿這是再理所當然不過的答案。
「如果我是那個人啊，也一定不會希望對方為了我而放棄什麼的。」

那是選擇畢業後受訓醫院前後，某個依舊寒冷的午夜。我們走在通往值班室的路上。妳身著深藍色的寬鬆值班服，髮圈束著俐落的高馬尾，步伐在走廊的白色燈光下拖曳出長長的影子，不疾不徐的前進。堅定的模樣是如此耀眼，彷彿天際線上閃爍著陽光的廣闊海洋。無比遙遠，而其他事物都是渺小的了。

在智人的遷徙過程中，人類曾經生長於海洋，在黑潮的陪伴下度過無數風雨，到達了無人踏足的天際彼端。只是當漫長的旅行結束，代表未知的陸塊把世界分成了涇渭分明的兩塊——逐漸乾涸的人群，與只能被記憶的海流。開拓者將北上建立新的聚落，而黑潮則在匯入親潮養分後，轉而向著東方遠行。

或許人們都曾經在碎浪中看到過自己的投影，而洋流也記得曾經乘載過的船隻吧，但他們的本質都無法因此而改變。旅者終將遠行，而潮汐依舊在天體不可見的巨大引力下起落。上岸的人們究竟是用什麼心情與海洋告別的呢？

我像個捨不得童年突然就這麼結束的孩子，不知道該擺上什麼樣的表情，執拗地踩著影子，最後竟連句「明天見」都忘記說了。

好險有好好把口罩戴在臉上啊，逃進值班室之中的我不禁這樣子慶幸著。

值班室坐落在病房的一角，約莫與護理站相隔二十公尺的距離。從病房入口便可以看見它被窗簾擋上的窗戶，隱去的光線透露著已經有人就寢的訊息。內部由病室直接改建而來的裝設相當樸素，與平時查房的場景極為相似，常常讓人有種自己不過是個具有系統權限的病人的錯覺。經由通行證刷開的門禁內有著全院標準化的病房衛浴，數個住院醫師專用的灰色立櫃，兩張永遠堆滿雜物的小桌，勉強能拉到床邊的延長線，兩張分成上下鋪、只消翻身便會吱嘎作響的鐵床，還有一扇大致能望見外頭景色的窗戶。

在被公務機喚醒而不得安眠的夜晚，有時我會不自覺地望著窗外出神。那是扇不怎麼大，往前一站便可完全堵住的嵌入式窗。泛黃的玻璃略顯混濁，鋁製窗框則疏於清潔，只消往上一抹便可以帶下一層灰塵。向著外頭望去，可以看見無數道美麗之光之河流在城市裡流淌，彷彿有某種不可見的偉力正牽引著。本來以布朗運動行進的無序個體，最終都會被拉入特定的軌跡。如同我們所經歷的故事。曾經張揚的，如今都靜靜地流淌著，直到下墜於某個無從預期的盡頭。

不知自何處聽來的說法，窗外有個格外奇幻的傳說。

每當雨聲響起了的夜晚，迷失的人或許可以在激起的浪花之中，見到城市流域裡晃漾著的船隻燈火。儘管渺小到讓人懷疑它是否隨時會被浪潮淹沒，小小的竹筏依舊在風浪裡搖擺，隨著船歌的回音緩緩前進，停泊於無人成眠的窗前。

夜色下的擺渡人沒有特定的容貌。至今沒有人知道他究竟自何而來，也沒有人知道，倚著長篙休息的他叫做什麼名字。然而當他搖響竹篙上的鈴鐺，竹筏便將再度啟航。受盡苦難的人們也將隨之前往遠方。

興許是害怕這一路顛簸的寂寞吧，人們總是會選擇結伴同行的。

資深的學長姊常說，在新生兒重症單位的世界裡，一旦有人離開，我們就得做好在病人清單上，再把幾個名字劃掉的心理準備。雖然現代醫學在早產兒照顧上有了很長足的進步，甚至這陣子日本還傳來將只有268克的男嬰養大的消息。但是離別總是一再的發生——能夠順利出院的生者大多遵循著相似的模式；而最終未能如意的生命，則各自遭逢了各自的不幸。

米黃色牆面分隔出的管制區域內，照顧者們總是身著淡藍色的隔離衣，深怕衣物上滋長的細菌於此傳播，以小時為單位地密集介入。高頻震盪呼吸器遠遠遠遠地運轉著，交錯著監測儀器醒起的叮鈴警示音。而小朋友躺在粉色的毛巾之上，封閉於一台台售價百萬、因其頂部能自由升降而稱為長頸鹿的保溫箱內。恒定的溫度濕度下，小小的身軀在鎮靜劑作用下顯得極為安詳、不吵不鬧。如同墓園一般，連時間似乎都在這裡定格了，掩埋著生命最後的模樣。

無法回復的傷口，嘗試拔除卻不斷失敗的氣管內管，怎麼樣都控制不好的離子，總是呈現鮮紅色的糊狀便，被超音波檢查出的腦袋出血，還有意外扎破了消化道的胃食管。能夠好好長大或許真的是件奇蹟般的事情，需得處於一個精巧的平衡狀態，容不下一絲一毫的偏差。更何況是這些就攜正年齡而言，根本尚未出生的孩子——監視器上波動著的生命是如此搖擺不定、不乾不脆的存在。

得來不易的進步隨時都會失去。而那次墜落可能就是一切的終點了。

在一個個被拔掉的名牌背後，不幸的故事總是以不同的形式一再發生。保溫箱內的嬰孩在維生儀器的運作下體重仍舊毫無成長，表皮乾裂剝落了成片的斑塊，肚子腫腫黑黑的、甚至能看見底下腸子的輪廓。簡直就像是有人在夜裡惡作劇，把木乃伊的麻布一團團解下一般，原先白皙的外表驟然被剝切出了消瘦的軀體。無法控制的感染破壞著他脆弱的身軀，越來越差的循環狀態則讓打上點滴成為了難以達成的奢望。雖然沒有誰特意提起，但每個人突然間都明白了——他即將被帶往下個渡口——乾癟的肌肉組織底下，死亡就在那裡。

昂貴的方舟終究無法伴他橫跨初生的風雨，透明的隔板將萬物撕裂成了兩群：再也無法挽回的，與留在空氣裡的悲傷。最初每次來訪總是帶著無數問題的父母，在一次次的失落之後，也不免受困於想要讓他順利長大、卻又不想他無謂受苦的两難之中。最後只剩下那些站在保溫箱旁、靜靜望著孩子的凝視。

或許蘊含在目光中的情感真的能夠超越光學上的限制，讓眼前景色在視網膜上呈現出一樣的景色；在靈魂隨時會離開的軀體中，看見剛出生時小小白白的可愛模樣吧？然而當指尖測得的氧氣飽和度越來越低，血壓逐漸趕不上預估出的數值，生死間曖昧不滿的泥沼正緩慢的升起，慢慢地將所有人吞噬，進退不得。如同我們的生命，掩蓋著一層層的濃霧，永遠沒有個斬釘截鐵的指引。

人與人之間或許真的是掌中流沙的關係。越是急切，珍視的事物反而會以更快的速度流逝。有時不免感慨，如果誰真的能夠在這樣的不確定性之中，斬釘截鐵地向另一個人說道「我不想要你走」並付出實踐，大概就是這世界上最偉大的事情了。要能夠拯救誰、改變誰的軌跡、為誰負責，那人心中該有著多大的覺悟啊！但是在邊界擺演的我們是如此平凡，或許也只能夠在盡頭來到前戴上專業的面具：選擇適當的抗生素，評估每天輸液總量，調整呼吸器的設定，追蹤數據並安排超音波，會診外科評估手術介入……不求挽回，只求不卑不亢的送你一程。

至於其他的話，倒不如不說了吧。說出口了又能如何呢？

某個毫無徵兆的夜晚，他終究還是離開了。

那場冬日的陰雨接連下了好久好久，病房總籠罩在重重陰霾之中。我如菌般地腐生於此，攀附在管制牆面上，分解著所有纏上的有機物質。而肆無忌憚的菌絲則形成了一面白色的大網，將所有敘說掩蓋在蒼白的面容之下。

放晴的日子裡，我們曾一起回到了故事開始的地方。但是離開的人們什麼也沒有留下。或許他們都很溫柔地把思念帶往下個渡口了吧？來往人員依舊行色匆匆，保溫箱上的長頸鹿溫馴地盤踞著自己的身軀。彼時空出的床位早已遷入了新的居民，而當時的感傷都已經成為不合時宜的情緒了。

後來我終於曉得，為什麼人們總不願稱呼彼此的名字，反而在病人清單上將「何生安」顯示為「許子寧之男」，或在網頁上為你登記個「小白豬」的綽號。大抵所有思念，都來自於纖細如浮塵的小事。而看著妳的眼睛、直稱妳的名字，就像是在寒冷高空投入的凝結核心；待得水氣結晶，便形成了一片片的潔白雪花——那是輕輕落在身上，撥開時，才發現已然將人凍傷的美麗雪花。

最後才明白，原來世間所有相連，都只是小舟上的偶遇。

旅者終將遠行。擺渡人則留在寂寞的渡口，雲淡風輕地道別。



世間所有相連，都只是小舟上的偶遇。旅者終將遠行……（圖／秘書室）